阳早下失治所致。事后追思,深悔孟浪。至翌日黎明,即亲往询问。据其母曰:服后大便畅通,燥屎与痰涎先后俱下,今已安适矣。其余诸恙,均各霍然。乃复书一清热之方以肃余邪。嗣后余屡用此方治愈胸膈有湿痰,肠胃有热结之证,上下双解,辄收奇效。语云:胆欲大而心欲小,于是益信古人之不予欺也!

姜佐景按:余未从师前,曾遇一证。病者为一肥妇,自谓不病 则已,病则恒剧。时当炎暑,初起,微恶风寒,胸闷,医者予以解表 祛暑之方,二剂而病增。改就伤寒专家诊治,予淡豆豉、黑山栀等 药。三日病更剧,专家拒而勿治。病家计无所出,乃问道于余。细 审病状,胸中闷热特甚,以西药消炎膏涂其胸部,则热气腾腾上冒, 如蒸笼然。且苦咯痰不出,得少许,皆黏腻不堪,以二指引之,不断 如线。大便不行,全身壮热,口渴引饮,病殊棘手。因思前医既汗 之不解,乃予大剂白虎以清之。服后,成效渺然,胸中闷热如故。 遂亟请更医,投以化痰之剂,若枳实、竹茹、象贝、杏仁之属,都为一 方。服竟,得寐片刻,醒则依然。病家迫不得已,乃赉重金,敦延负 时誉之名医某。医至,持脉不二分钟,辄详言病状,历历如绘,旁听 者咸惊为神。于是展纸书案,洋洋大篇,积满二笺,得数百言。其 大意曰:湿温为病,汗之不解,清之不愈,仅可用辛平一法,以宣泄 之。倘发白痦,则吉,否则危。其方药第一味,为枇杷叶三钱,去毛 包煎,余如象贝、杏仁、蝉衣、丝瓜络等,悉属王道和平之品,量亦绝 轻。方成,其家人持以请教最初之医,医曰:此方和平,任何人,任 何时,服均无损。于是病家遂与服,服后效否,自在阅者明鉴之中, 无庸赘陈。然病家笃信名医,名医自为悉心调治。果出白痦,悉如 预言,先后四十余日,病乃渐瘥。余深惭从前学植疏浅,及今追忆, 此妇之疾,实大陷胸汤证也! 观其胸中苦闷之状,如顽敌负固而 守,恰无二致,不有劲旅,如甘遂、硝黄等将军者,安能披坚陷阵,而 底于平哉? 然则陷胸二字,其义亦深长矣。

《王孟英医案》云:"陈赤堂令正患感,面赤不眠,烦躁谵语,口甘渴腻,溲涩而疼,顾听泉多剂清解未应。孟英切其脉,左弦洪而

171

